

新二代，心壯遊

過去，我們都說新住民來臺是「日久他鄉變故鄉」，讓臺灣成為他們的「新娘家」。而現在，在臺灣孕育成長的新住民二代長大了，他們在父母雙方提供的多元文化背景下成長，帶著跨文化的優勢，由臺灣出發，邁向全世界。今年剛考上國立臺灣大學一年級的陳金鈴，未來的目標是以政府外交人員身分外派回母親的故鄉：越南；而今年升上大學二年級的賴宗富，正在母親的故鄉：泰國就讀大學，未來希望能在從臺灣出發，踏上未知的旅程。他們既是將自臺灣前往東南亞的新南向小尖兵，其實也是返回熟悉的另一個故鄉，讓我們來看看他們的故事…

文 / 秘書室科員 柯元蘋 圖 / 陳金鈴、賴宗富、秘書室 丁周平



Part 1 陳金鈴

——以外派母親的故鄉為目標

母親來自越南，帶大 3 姊妹

活潑開朗的金鈴留著一頭長髮，談起母親的故鄉：越南，她有滔滔不絕的話題：「我們從小每 3、4 年就回越南一次，一次就住 1、2 個月，我好喜歡越南啊！有一大堆表姊妹可以一起到處去玩，食物又很美味，每次都玩到不想回來了。」

來自越南的胡金玉嫦，在一旁帶著靦腆溫和的微笑，羞怯的笑容和女兒成對比：「我是 21 年前嫁來臺灣的，當時才 23 歲，看瓊瑤的臺劇，想像臺灣很漂亮，就答應嫁過來了。」但是嫁到龍井鄉下的生活，和她的想像並不一樣。「我從小到大身邊姊妹很多，雖然家裡經濟不算好，但當小姐的時候也不用做什麼、更不為生活操煩，結果嫁過來人生地不熟，身旁沒一個認識的人，老公又很老實，不出門去玩，其實生活相對枯燥。」同時，她接連生了 3 個女兒，後來婆婆又中風，沒人能幫忙她顧孩子，她邊帶小孩邊做家庭代工，從姊妹環伺、無憂無慮的少女，突然變成了在陌生異鄉每日操持家務的母親，備感生活辛苦無趣。

胡金玉嫦覺得生活突然變得好累好忙，卻沒有多餘的時間感嘆，剛來臺灣時，她懷孕卻吃不慣臺灣菜，常以泡麵果腹、營養不足的結果導致大女兒一出生就身體虛弱。提起當年，胡金玉嫦淡淡的說：「就是覺得兩邊有很多不同的地方，不知道從何說起。一開始很不適應，所以直到可以辦身分證了，我還是等了好幾年才去辦，掙扎了很久不想放棄越南國籍。」

但是為了孩子，她咬牙撐過每天的勞碌，「等到小孩長大要上學了，我想就只能留下來了，因為孩子必須要受教育，留在臺灣比較好。」胡金玉嫦很快的靠著電視字幕學會國語，也能和公公婆婆用臺語溝通，但當時，她出門常是沉默寡言的，「我出去都不講話，因為鄉下地方民風較保守，那時民眾對新住民的認識不如現在多，我不想讓人家知道我是越南來的。放假的時候，我也一直在家裡照顧 3 個女兒，所以後來常聽人家說新住民會結交很多同鄉啊、朋友啊，我都沒有，也沒有什麼本地朋友。」

不過這些年過去，胡金玉嫦已經很習慣臺灣的生活，「我還是想繼續住在臺灣，因為臺灣真的很方

便，比方說現在小孩都大了，我平時若想去哪裡，交通很方便，車票又不貴。去各個政府機關，抽個號碼牌就可以辦事了，很方便，態度又好，越南的行政效率真的還有很大的改進空間。而且在臺灣，只要你肯做，不怕沒有工作機會！越南因為年輕人太多，人口成長快速，工作早已一位難求，40 歲以上的人就幾乎找不到工作了，你再肯吃苦都沒用。」

重點不是背景，而是自信

3 個女兒是胡金玉嫦的生活重心，她提到從小女兒們出門就常被誇讚漂亮，個性又活潑外向，個個都非常有自信心。長女現在在建築師事務所當繪圖員，老三在臺



新住民二代陳金鈴，認為只要自己自信大方，自然會給旁人好印象。

中科大唸日文，至於老二金鈴，從小就喜歡唸書、喜歡學外文，嚮往異國文化，對國際事務很有興趣，除了越語、英語、國語、臺語外，還跟嫁到日本的阿姨學日語，高中參加「模擬聯合國」社團，積極爭取每個接觸多元文化的機會。金鈴說，相較於媽媽，她們姊妹對於自己是新住民二代，一點都不覺得羞怯，「我都會跟同學說，我媽媽是越南人，我會講越南話，我常常都會回越南玩喔！同學都是投以羨慕的眼神，說這樣很酷。」金鈴覺得，自己擁有什麼背景不是最重要的，「在成長的過程中，我不知不覺就發現，重點不是你從哪裡來的，而是你是否表現得很有自信、落落大方，舉止和談吐自然從容，就可以讓別人對你有好印象，而不會套用刻板印象在你身上。」

因為從小常回越南，金鈴很早就察覺兩國在文化上的差異還有語言使用方式的差別，她提到：「比方我們在講話時會說你怎麼樣、我怎麼樣，但越南人講話時更常使用針對人別的稱謂，例如對話中對阿姨有阿姨的稱呼、對叔叔有叔叔的稱呼，因為我從小就會講，發現其中的差別後就覺得學習語言很有趣。」金鈴也談到其實人類使用語言溝通有很多奇妙的地方，例如她每次回越南，就跟一群親戚朋友講越南話，但即使人已經在越南了，跟媽媽對話還是習慣講中文。又例如小妹曾在越南待過 1 整年，當初小妹去越南之後，就完全忘了中文怎麼講，但回來臺灣之後，又完全忘了越南文怎麼講，現在金鈴的越南話講得比她還好呢！

「我覺得越南人很熱情，回越南的時候，覺得自己像當地人，我不會排斥他們，他們也不會排斥我！」金鈴認為自己在雙文化的背景下成長，除了多會講一種語言外，包容心也更大，「比方說很多人看外籍移工總是三五成群聚集在路邊、蹲坐在地上，看起來好奇怪，可是其實那是因為他們沒有去過當地，我就可以告訴你，在越南很多人都習慣就是這樣坐在地上。尤其因為天氣熱，地板涼涼的，他們很多事情都在地上做，很多人一起吃飯的時候，就會鋪個報紙坐在地上吃，也會躺在地上睡覺。」胡金玉嫦也點頭附和到，「越南人很喜歡蹲在地上，所以家裡每天都會掃地拖地很多次。」

新住民二代的南向新旅程

也因為視野相對寬廣，金鈴積極爭取到環境更好的地方就學，心想若能擁有更多的學習資源與刺激，遇見來自不同地區的同儕，自己的成長一定會有差別。她高中考上臺中女中，離開龍井來到臺中市中心，為了節省通勤時間和經費，她申請住校，保留精力在課業發展，也藉此與同學更熟稔、她也更能熟悉整個大臺中的環境。而去年父母離異，母親帶著 3 個女兒搬到沙鹿，有房租壓力，連續數月做雙份工作，身體疲憊不堪。金鈴為了減輕家中負擔，到處尋覓申請獎學金的資源，並在學校圖書館打工，住校又能包午餐與晚餐，她驕傲的笑著說：「我每天只需要花早餐錢，多的錢還可以給媽媽繳房租！」

金鈴今年一舉考上國立臺灣大學第一志願，未來想前往各國工作，希望有更多機會能體驗不同的文化，但目前最希望還是能考進政府機關，例如移民署或外交部，然後外派回母親的故鄉：「越南。」政府的新南向版圖，對她來說就像是回到另一個熟悉的家，在即將踏上人生新旅程的此刻，陳金鈴正要實踐新住民二代從臺灣出發，邁向全世界的未來願景。



新住民二代陳金鈴（左）考上國立臺灣大學，正準備開展人生新的旅途。

新二代，

心壯遊

Part 2 賴宗富



——從臺灣出發，踏上未知的旅程

苦過了，對未來就不怕了！

問起爸爸媽媽當年怎麼認識的？新住民二代賴宗富笑得很開心：「幾乎每個人一知道我媽媽是泰國人，都會問這個問題！」來自泰國的陳瑪莉，民國82年在電子公司認識一同工作的先生，3年後結婚生下長子宗富，隨先生一同返臺，3年後先生又去印尼工作，陳瑪莉生了次子宏洺，過了3年，先生又去泰國工作了9年多，期間她又生下老三，這些年來夫妻倆不是一直在異鄉奔波工作、就是過著一家人分隔兩地的日子，她說：「苦過了，對未來就什麼都不怕了！」

因為先生長期在東南亞工作的緣故，本來瑪莉和先生討論是否讓孩子留在泰國唸中文學校就好，但先生不答應，他認為中文既困難又重要，希望孩子還是回臺灣就學。但瑪莉還是要3個兒子從小學雙語，她開玩笑說：「不然我會吃虧耶！其實當年我們也沒想到哪一天東南亞會崛起，大家會想學東南亞的語言啦！」宗富說：「其實這樣也好，現在我去泰國看到很多人學中文學得很痛苦，中文真的不好學，但只要會拼英文，泰文學起來是相對簡單的。」

談起剛嫁來臺灣的時候，瑪莉說並沒有想到生活中處處是文化衝擊：「為什麼一下就什麼都不行了？

為什麼什麼都不一樣？」隨便舉一些生活的小例子：例如在泰國白色是純潔的象徵，但婆婆叫她髮夾不能用白色、衣服不要穿黑的，還有泰國天氣熱，吃飯時一定要喝冰水，但婆婆卻不准她喝冰水，吃飯時只能配湯，「水永遠都是溫的，喝水變得好痛苦！生產完逼我吃麻油雞，我又沒喝過酒，氣候又冷又不適應，皮膚到處起癢疹子。」

公益開啟和移民署的緣分

愛情讓瑪莉來到臺灣，但卻是母愛讓她支撐下來。瑪莉個性認真，參加移民署的各種課程和活動，認識許多新住民朋友，也開啟了她與移民署長久的緣分。「那時我結婚10年了，來到移民署新北市服務站，專員很仔細為我們講解居留事宜，態度很好，而且我看到很多人在移民署幫忙，開始認識到臺灣很多人退休不是去玩，而是來當志工、作公益，我覺得臺灣真的是很好的地方！」瑪莉說每當她回到泰國，在行政機關看到沒有人陪伴的老人們，傻傻不會寫字，自己來辦事，茫然不知所措的樣子，她就心疼。於是，她來到移民署臺北市服務站擔任通譯，也響應臺北市服務站帶著新住民回饋鄉里的活動做公益；此外，她也積極接觸新住民廣播節目和電視美食節目，曾在社



新住民陳瑪莉（右2）的3個兒子都會幫忙母親照料泰式快餐車的生意。

區大學教導製作泰國料理，在南洋臺灣姊妹會的「餐桌上的家鄉」活動中當講師介紹家鄉菜，後來更租了店位開始經營泰式料理快車餐。

更愛和講泰文的朋友在一起

宗富和弟弟因著這樣特別的文化背景，除了在家和媽媽講泰文、暑假回泰國和親戚講泰文之外，「爸爸也會和我們一起講，而且親戚來臺灣玩的時候，就算他們會講一點中文，我們還是會一起講泰文，有這個環境所以我們都能進行泰文基本的聽和說。」也因此，當年就讀高中的宗富開始思考人生未來的走向時，經過和媽媽的一番討論，他決定以泰國的大學為目標。瑪莉向朋友打聽適合的大學，高中3年級的4月，宗富和媽媽一起挑選學校，最後申請了歷史悠久的曼谷大學。曼谷大學分為兩個校區，一區使用泰文教學，另一區使用全英文教學，學生中有3分之2是混血兒和來自外國的學生，宗富提到他的感想：「老師習慣用問答教學，同學也很主動，有時老師還沒開始講課，同學已經舉手發言講起下一段內容了。上課的空檔時間很多，但社團活動並沒有很熱烈，我想主因是學生多從外國來，造成講不同語言的同學會分小團體，例如很明顯有些團體都講泰文，有些都講英文。」來自臺灣的其他同學幾乎都講英文，但宗富卻



新住民二代賴宗富（前）和曼谷大學的同學在泰國體驗充實的人生。

比較喜歡和講泰文的朋友在一起，「可能我把自己當成泰國人了！剛開始我的泰文大概是買餐點ok的程度，但聊天不太行，朋友看我泰文菜菜的，覺得很好玩就一直跟我聊，一開始我聽不懂就貼google翻譯，讓google唸出來給我聽，後來我就漸漸學會用泰文回話了。」但宗富也有能教朋友的本事，他說：「泰國人吃麵時會用筷子，但都拿不標準，所以換我教他們。」當他路上遇到有人因為各講泰文和中文無法溝通的狀況，也會上前幫忙當翻譯。

踏上未知的旅程就是壯遊

宗富說剛去曼谷的時候，文化差異的感受很強烈，例如泰國天氣熱，人們很愛乾淨，早上出門前一定要刷牙洗臉洗頭洗澡，衣服也一定要燙過，全身打理乾淨整齊才出門，「去久了之後，身體就像有個切換的開關，到那個環境自然就會配合那裡的習慣。」弟弟宏洺則覺得自己比同輩朋友多了一些國際觀，「覺得比別人看到更多的世界，接觸他們沒有接觸過的，每當學校上課談到異國議題的時候，我上臺分享，就會發現我的臺灣朋友對泰國的想法還很落後。」宗富也感嘆，去泰國之前，跟他的臺灣朋友說「我要去泰國念大學喔！」臺灣朋友多用不以為然的口氣說「蛤？你要去泰國喔？」讓他很吃驚，似乎他們並不瞭解曼谷是國際化的大都市。因此，他也很鼓勵弟弟們一起前往泰國就學，開拓視野。

未來，就讀國際觀光管理系的宗富將前往舅舅在芭達雅服務的高級飯店實習，他認為既然自己中文、泰文和英文都流利，就更該爭取更多體驗的機會，「我想要在不是臺灣的地方工作，我喜歡體驗那種未知的感覺！」踏上未知的旅程就是壯遊，從臺灣到泰國，新住民二代賴宗富已經踏出了他的第一步，將來想必也會帶著豐富的文化蘊涵，邁向壯遊的下一站。■



新住民二代賴宗富（右1）和曼谷大學的同學一起去採訪飯店做報告。